

✓ 15.02

文史資料

第二輯

韓復榘生平事略



✓
[Handwritten signature]

青島市政协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編印

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日

文史資料

第二輯

青島市政协文史資料研究委員会編印

内部资料

南泉印刷厂印刷

0.40元

前 言

本辑《文史资料》，选编了有关韩复榘的八篇资料，供研究韩复榘历史的同志参考。

过去人们对韩复榘的某些评价，是不够全面和客观的。至于社会上流传的关于韩复榘的某些笑话，把韩复榘描绘成头脑简单，毫无常识的大老粗，也多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与实际情况不符。

本辑所载虽多是第一手资料，但由于作者是从不同角度反映问题的，也难免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材料也不充分和完整，因而也还不能正确地反映韩复榘的全貌。希望读者补充更多的资料，以便全面客观地研究和评价这个历史人物。

編 者

文史資料 第二輯 目 录

前 言	(1)
韓复榘生平事略	高 兰 (1)
韓复榘之死	姜维翰 (30)
韓复榘过堂(轉載)	(42)
山东旧省府生活八年拾零	韩子华 (46)
韓复榘軼事軼聞	郭 健 (59)
忆韓复榘二、三事	王雨林 (68)
我父亲孙桐萱和共产党的关系	孙智正 (71)
韓复榘死后第三路軍变化情况	韩蓬台 (79)

韩复榘生平事略

高 兰

韩复榘，字向方，一八九〇年（清光绪十六年）阴历正月初五，出生于河北省霸县台山村。

韩复榘的父亲韩世泽，是前清穷秀才，在本村教私塾为生。韩复榘幼时先在本村初级小学读书，后在他父亲的私塾就读五、六年，熟读四书五经，并能题诗作文，还练了一笔好字。这对他一生影响很大。

一九一〇年（清宣统二年）经人介绍，韩复榘在本县县衙当了几个月“帖写”，即后来之所谓“司书”，专事抄写公文。后因薪俸太少，不能养家，就去闯关东。时年二十岁。他打短工、干零活，流浪数月，辗转到了辽宁省辽阳县，突患伤寒，病倒在一家小客店里。幸得店主照料，二十多日始得痊愈。当时正值清新军第二十镇（相当师）招兵，他就投了军，开始了吃粮当兵的生涯。

（一）

韩复榘入伍之后，被拨在第二十镇第四十协（相当旅）第八十标（相当团）第三营当兵。因他有些文化，很快就被提升为司书生。该营管带（即营长）就是冯玉祥，他从此与冯玉祥结下不解之缘。当时，部队驻辽宁省新民府。

该第二十镇虽称“新军”，其实腐败不堪。当兵的都留着大辫子盘在头上，青布包扎，身穿号衣，胸前一个斗大的勇字。每

月发薪时，列队站好，班长点名，点到谁的名字，就跑步向前，单腿请安，大喊一声：“谢谢老总”，然后把红纸包接到手里。

冯玉祥虽身为管带，但也是穷苦人出身，在行伍中靠努力奋斗上来的。为人勤奋好学，律己甚严，不肯同流合污。庚子之后，冯目睹清政府丧权辱国，产生了强烈的反帝、反满思想，对南方同盟会的主张非常同情，于是与王金铭、施从云、郑金声等人组织了“武学研究会”，以研究武学为名，实际上秘密从事反满活动。为此，他常常注意物色志同道合的人，以扩大组织力量。韩复榘很快就参加了这个组织，并逐步成了这个组织的重要骨干。

武学会的同志，为了表示决心，在次年（一九一一年）春天，全部剪去了发辫。这一举动在当时是很惊人的，因为这等于公开了革命身份。军队中尚有许多保皇派，自然会侧目而视，待机报复。这时，武学会已与南方的同盟会取得联系，在友军中又发展了许多同志，因而也有恃无恐，只是加紧武装起义的准备。

清廷向例每三年举行一次秋操（即实战演习）。这年八月，清廷命令二十镇赴永平府秋操。武学会即打算于秋操时发动兵变，因事机微露，清廷停止秋操，并将二十镇调进山海关，予以监视。韩所在的八十标驻秦皇岛附近的海阳镇，七十九标驻滦州。十月，武昌革命事起，清廷想调二十镇赴长江增援弹压部队。武学会人员群起向当时的二十镇统制（相当师长）张绍曾哭谏，拒不开拔，并拟具了“政治改革十九条”电请清廷立宪。大家也知道此电万难生效，不过是借故拖延时间，以牵制清军南下。待其不允，而后发难。

不料，清廷复电佯允，并派张绍曾南下宣抚，以削其兵权，代以死硬保皇之潘矩楹。同时加紧了秘密镇压措施。武学会忍无可忍，于当年（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也就是南北和议第一次行战期满之日，宣布了滦州独立。在滦州师范学堂成立“北洋军政府总司令部”，公推第七十九标第二营管带王金铭为大都

督，第一营管带施从云为总司令，第八十标第三营管带冯玉祥为总参谋长，并通电全国。

滦州地处京畿，清廷大震，立即调派大军全力镇压，第二十二镇内部的清廷爪牙，亦从中策应。最后，团结在武学会周围的官兵只剩了七、八百人。这些人誓死血战到底，但众寡悬殊，万难取胜。清方王怀庆、卢永祥等乘机假称谈判，诱捕了王金铭、施从云、白雅雨等十四人，并立即处决；同时对武学会人员大肆逮捕，冯玉祥、韩复榘等百余人被捕入狱，准备陆续杀头示众。幸而数日之后，宣统皇帝宣布退位，他们才免于一死，但仍被递解回籍了。

滦州起义实是辛亥革命的组成部分，虽然失败了，但当时轰轰烈烈的革命行动，却在北方发生了很大影响。武学会幸存者对此永志不忘。一九二六年冯玉祥在五原誓师时，发出过一个自述怀抱与献身革命的宣言，其中就提到“……辛亥武昌起义，我与张之江、李鸣钟、张树声、韩复榘诸同人，同了王金铭、施从云、白雅雨诸烈士举兵响应，而有滦州之役。不幸为王怀庆所欺，功败垂成。王、施、白诸烈士即时成仁就义，我与张、李、张、韩被递解回籍，仅以身免……”。

韩复榘也于抗日战争前（一九三六年）与宋哲元分别在北京西郊温泉和山东泰山脚下建立了滦州起义纪念碑。北京西郊温泉的纪念碑至今尚存，正面是冯玉祥题词，背面是韩复榘撰文和书写的《先烈冢铭并序》，在序文中详叙了滦州起义的经过，其铭文是：“赫赫先烈，耿耿孤忠，弓能射虎，剑欲屠龙，生为神将，死为鬼雄，一日碧血，千古白虹，辛亥之役，革命前锋，遭时多难，败乃成功，歼我士卒，丧我元戎，裹尸不得，掩骼无从，乃葬衣冠，标帜幽功，汤山峨峨，温泉溶溶，厥旌冷圻，亮节英风，赖有国典，褒恤优崇，刻铭勒碑，昭示无穷。”

(二)

冯玉祥递解回籍时，路经北京，有幸见到了袁世凯手下大将陆建章，受到陆的特殊赏识。他回乡不久，陆建章奉命编练“左路备补军”五个营，即起用冯玉祥为第二营营长，兵员由其自行招募。冯遂招集其滦州起义的旧属，韩复榘闻讯报效，被任哨长（相当班长）。先在北京南苑编练，后移驻北苑。次年八月，左路备补军改编为“京卫军”，即北京的卫戍部队。冯玉祥任左翼第一团团长，韩在第一营任排长。

一年之后，冯部随陆建章入陕绥靖地方，冯升任旅长。当年夏天，陆建章继任陕西督军，扩充冯旅为“中央第十六混成旅”。

冯玉祥深感手下军官很不得力，就创办了“模范连”，作为自己培训干部的机构，学习现代化战术原则和应用战术。学员都是精心挑选的，把滦州起义的骨干重新集合在一起。以李鸣钟为连长，韩复榘等任正目（即班长），冯治安、吉鸿昌等都是士兵。后来，这些学员都成了西北军的各级将领。

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冯旅奉命护送陈宦入川任督军，作为袁世凯镇压西南人民的支柱。韩这时已在第三团第一营任连长。部队顺嘉陵江而下，越剑阁，进驻绵阳，以后又去川北剿匪。

十二月，袁世凯称帝后，北洋各级军官都纷纷列名拥袁，唯十六混成旅官佐拒绝列名。十二月二十五日，蔡锷、李烈钧、唐继尧等起义于云南，编组护国军。蔡锷为第一路总司令，率部攻川。川督陈宦急调冯旅往叙府拒战，冯一战而克叙府，但立即派员与蔡言和，并将本部改称为护国军第五师，发表通电，北上讨袁。

韩复榘在这次富有戏剧性的战斗中，曾一度被俘。他奉命运

送伤病员，乘木船沿江去后方医院，中途突遇滇军截击，他带的全是伤病员，无法应战，于是被俘押在木船上。他每天都戏问滇军的一位连长：“老乡！什么时候开刀？”该连长却笑道：“说不定咱们还是一家人呢！”果然很快就传来消息，冯部已与起义军联合，真的变成了一家。

次年五月二十二日，冯师在成都逼陈宦宣布独立。后来，袁世凯在全国声讨下，自知大势已去，六月六日，袁在北京新华宫恨恨而死，结束了“洪宪”丑剧。七月，冯师离川，经汉中抵汉口沿京汉路北，进驻河北省廊坊车站整军。时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兼陆军部长，逼冯将护国军第五师名义取消，仍称第十六混成旅。

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张勋在北京宣布复辟。冯部即于七月六日在廊坊誓师讨张（早于段祺瑞的“马厂誓师”五天），九日拂晓发动进攻，十日抵丰台，十二日黎明会同各路讨逆军向北京发动总攻，冯旅往右安门猛攻天坛的敌人主要据点，十一时敌投降，下午三时北京全城肃清，十三日冯旅重返廊坊。是役，韩复榘因战功升任营长。

九月十日，孙中山于广州就任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宣布护法北伐。十一月，段祺瑞命冯旅南下支援闽督李厚基。冯部抵浦口后，行军不前，反对与孙中山领导之护国军为敌。次年二月，段改令冯旅入湘，行次武穴，冯旅又行军不前，并通电主和，段盛怒之下，将冯玉祥撤职查办。三月一日，全旅官兵通电说：“全旅九千五百五十三名官兵与冯誓同生死。”段不得已，收回成命。经曹錕调解，冯率部西上。六月二十二日，冯旅攻克湖南常德，冯兼任湘西镇守使，于是就地进行大规模整军。从而冯玉祥也就脱离了段祺瑞的皖系，加入了以曹錕为首的直系行列。

冯与韩原是武学会的同志，冯又素喜韩的英勇善战。当时，韩与孙连仲、孙良诚、刘汝明、张维玺、石友三、过之纲、葛金

章等十三人都是营长，同受到冯玉祥的特殊信任，人们称之为“十三太保”。

在整军中，冯还建立了“培德女校”，冯夫人李德全任校长，随军家属入校学习文化和技术。韩也从家乡接妻高艺珍入校学习。培德女校还附设工厂，家属们半工半读，从而也可增加一点收入。

冯旅在常德驻军达两年之久，一九二〇年七月六日，才撤离常德北上。八月一日开至汉口附近的砬家矶，是为了配合直系向皖系发动进攻。皖系主力很快遭到了失败。十一月，冯旅移驻河南省信阳地区，韩率第三团第一营驻军驻马店。

一九二一年五月，冯旅随同阎相文入陕，进攻皖系之陕督陈树藩。六月中旬，陈败走汉中，阎相文继任陕督，冯旅进驻咸阳。七月冯升任第十一师师长，韩升任该师第二十二旅第四十三团团团长。八月二十七日，陕督阎相文自杀，冯继任陕督。

一九二二年四月下旬，直奉战起，冯师出关东征。五月九日总攻豫督赵倜，十日即获全胜，曹錕命冯任河南省督军。十月二十三日冯改任陆军检阅使，仍辖第十一师。三十一日冯部北上，驻军北京南苑。

一九二三年在南苑练兵，韩仍任第四十三团团团长，还一度任过骑兵团长。冯命韩改任骑兵团长时，韩不愿，但不敢抗命。在一次大检阅时，韩向骑兵发了个“向后转”的命令，马是四条腿，无法原地向后转，部队无所适从，一时大乱。这时他才知道错发了步兵口令，羞愧难当，立刻找冯要求辞职，被冯训斥一顿，责令他熟读骑兵操典，骑兵团长仍然要干。从此，他对骑兵产生了感情，尤爱骑快马奔驰。后来他任山东主席时，仍然保持骑马的习惯，每周必数次压马，驰骋在济南郊区的原野上。

韩复榘对体育运动无一不爱，特别喜爱篮球、足球、游泳。他身为团长，每次比赛足球他必自任“中锋”。在他亲自训练

下，他团的足球队、篮球队每赛必胜，压倒全师。他当省主席以后，虽不再参加比赛，但还常常亲自教儿子们踢足球，后来他几个儿子都成了学校足球队的好手。

一九二四年九月中旬，第二次直奉战争开始。十八日，直军发布讨伐令，吴佩孚任总司令，委冯任第三军总司令兼十一师师长。九月二十一日，冯部陆续北上参战，故意拉大行军距离，先头部队已入承德，韩所在的二十二旅（旅长鹿钟麟）才行抵密云。十月十九日，冯召集滦平会议，决定反吴，班师回京，发动“首都政变”。令鹿旅以后队作前队兼程回返，鹿旅日夜急行军，于二十二日晚八时抵北苑，夜十二时进入安定门，次日晨全部占领了北京。二十四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在北苑开会，公推冯为总司令，组织国民军，并电请孙中山北上。是时，韩升任旅长。

十一月五日上午九时，鹿钟麟（任北京警卫总司令）带韩等二十余人入宫，把辛亥革命后还一直享受皇帝待遇的溥仪迁出宫去，震动了全国。冯自称这是“彻底革命”。

十二月十二日，冯就任西北边防督办，国民一军改编为西北陆军，从此被称作“西北军”。虽然以后又改过几次番号，可是世人仍惯称之为西北军，西北军人也就以此自称。

这时韩复榘升任第一师师长，时年三十四岁。从此韩部成为冯直接指挥下的独立战斗单位。

（三）

一九二五年秋，日本举行秋操，邀西北军和东北军派员观操。冯选派高级军官八人，以韩为领队，东北军方面以郭松龄为领队。到日本东京后，郭找韩密谈，透露日奉已有密约，即奉方承认二十一条，日方助奉军火以进攻国民军。郭拟与国民军

联合反奉。韩归国后，立即向冯密报，冯指令韩再赴天津与郭订立秘密协议，于十一月二十二日共同发动了讨奉战争，郭率部出关，连战皆捷，直逼沈阳。后日本帝国主义出面干涉，郭功败垂成，兵败被俘，夫妇同时被杀。十二月八日，西北军张之江部首先猛攻奉系，驻天津的是直隶督办李景林部。李部由德国人帮助，早在天津修有现代化钢筋水泥工事，西北军数次猛攻不下，战斗十分激烈。十日韩师参战，韩眼见已有许多旅长、团长因进攻不利而被撤职查办，乃以拼命精神，亲自挥刀上阵，冲锋在前。首先突破了李部左翼南王平阵地，后续部队相继突入，李军不支，全部崩溃。二十四日韩师攻克天津总站，李景林仓惶乘军舰逃走。韩以师长名义布告安民。

一九二六年初，奉军大举进关，直鲁联军反扑天津，阎锡山也从侧面助战。西北军三面受敌，冯于三月二十日通电下野，并经由库伦赴苏联考察，同时将所部改编为六个军及两个骑兵旅。韩升任第六军军长，时年三十六岁。

四月十五日，鹿钟麟退出北京，西北军退守南口。韩、石（石友三）两军在雁北与晋军激战，以掩护全军退路。韩军先发制人，一战攻下小孤山，歼晋军一个旅，俘旅长邓玉玺，把晋军压迫至大同城内，并攻克了怀仁县。石军也攻下左云，进而直攻雁门关。晋军前敌总指挥商震急往大同前线驰援，晋军持险以守，在大同与韩相持两个多月。

这时南口正在大战，八月十五日东路西北军撤守南口，沿京绥线溃退，受奉、晋军夹击，损失惨重，实际上已溃不成军。韩、石两部由雁北撤退到包头，部队尚称完好。这时冯玉祥尚远在苏联，西北军群龙无首，已形成各自为政局面。韩与商震原是当年武学会的同志，私交甚笃，经商震接洽，韩、石两军暂受晋军改编，韩被编为第十三师，驻军绥远。

一个月后，九月十五日，冯玉祥偕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及中

共代表刘伯坚自苏联回国。九月十七日，冯在五原誓师，冯部全体参加国民党，师以上成立政治部，刘伯坚同志任总政治部主任，冯就任国民联军总司令。誓师后数日，冯亲往包头招回石友三、韩占元、韩德元等部，部队排队迎接，行列长达三十余里。

这时，韩复榘部驻归绥，韩正在医院养病。冯与韩直通电话，韩当即表示完全听从指挥，并立调所属炮兵部队西开。上火车时，晋军阻止，韩闻讯赶赴车站，亲自指挥手枪队将阻截之晋军全部拘捕，炮队安然登车西开。从此与晋军脱离了关系。

冯命韩部留守包头，掩护全军西进甘、陕，任韩为援陕第六路总指挥。

十一月二十七日，国民军先头部队击溃刘镇华，解除了西安之围。十二月中旬，韩电告冯玉祥（冯正在甘肃平凉）奉军已开始进扰包头，”冯命其开拔。韩军经五原、临河、宁夏、平凉入陕，于次年初在陕西乾县驻防。四月七日，韩军由乾县开往同州，接替方振武，围困地方军阀麻振武，历时一个多月。

一九二七“五一”劳动节，冯在西安召开军民大会，宣誓就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国民军改称第二集团军，韩仍任第六军军长。

这时在南方，国共合作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已因蒋介石的背叛而失败。冯玉祥宣布与蒋合作，在内部开始清共，把共产党员都“礼送”出了潼关，西北军革命化的大好形势也随之告终。不过，西北军与共产党的这一度合作，官兵受到影响很大，并且个人间也建立了一定感情。所以后来有一部分西北军人，经过许多挫折之后终于走上了共产党所指引的革命道路。

当时，国民党将其所属军队改编为四个集团军，声称要继续北伐，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负责沿津浦路北进，冯的第二集团军沿京汉路北进，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出娘子关配合，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为总预备队，进攻的对象是奉军和直鲁联军。

第二集团军兵分三路向鄂、豫、晋、绥四省进军，韩军属

中路，直属冯指挥。五月二十六日，先头部队攻克洛阳，三十一日占郑州，六月一日占开封。六月十二日冯、蒋在郑州开会，商定河南战场全由冯部负责。是时，韩代方振武任总指挥，辖第六军、第三十八军。

九月，讨靳云鹗之役起，韩部集结于登封、临汝附近，以牵制李振亚部不使援靳。七日，孙连仲、孙良诚大破靳军，八日，韩部占登封，九日克白沙，二十日攻占禹县，李振亚部向南溃逃，韩分途截击，俘获甚多。二十四日，石友三全歼靳云鹗残部，战役告终。

十月初，黄河北岸张学良部向南进逼，冯急调韩复榘、孙连仲两部赴黄河北岸反击，韩、孙合力猛扑，重创张部，逼其后退一百余里。是时，第一次兰封大战开始，冯又调韩部驰赴东路。

十月二十七日，韩军三师已抵前线，二十八、二十九两日乘夜向杞县方向移动，三十日拂晓，与石友三军，梁冠英师全力出击，大破直鲁联军，韩乘胜直追，十一月二日占柳河车站，俘钢甲车五列。五日，又与庞炳勋军攻占商邱，俘直鲁联军袁家骥军全部。这一战役，共俘获三万余人，枪两万余支，大炮四十余门，钢甲车五列。

十一月中旬，直鲁联军再度犯豫，第二次兰封大战起。韩任中路总指挥，从铁路正面前进，二十五日，在柳河附近与直鲁联军三万余人相持。褚玉璞率卫队两千余人督战，激战彻夜。二十六日晨，韩、石两军乘雾猛攻，大破直鲁联军，乘胜追击，十二月一日占碭山，三日迫近徐州占陇海车站，截断津浦铁路，旋即攻城，与数倍之直鲁联军奋战四日，后续部队也相继到齐，与直鲁联军相持于徐州城下。十日，冯命暂时后撤，以待蒋介石部队。十四日与蒋夹击徐州。十六日，徐州完全克复。

十二月下旬，冯调攻徐部队转进豫北，调韩部三万余人往许昌，掩护全军后路。

一九二八年四月，彰德大战爆发，奉军精锐十三万人由张学良亲自统率准备决战，孙连仲首先发动进攻，战斗激烈展开。数日后，韩军北上参战，并担任主攻部队。奉军坦克出击，飞机轰炸，双方鏖战多日，反复拉锯，彼此伤亡都很大。韩指挥部队往返冲杀，有三个师长和两个旅长相继伤亡。当战斗至最危急时刻，韩悲愤已极，大呼：“只有前进！”士气大振，奉军终于不支，开始后退三十里，接着就一溃而不可收拾。韩穷追不舍，所向披靡，直追到石家庄，与鹿钟麟、阎锡山会师。

六月六日，韩军之李汉章旅首抵北京南苑，旋即攻占了北京，奉军掩护部队之鲍文越旅未及撤走，只得逃往东郊民巷使馆区，乞求外国人保护。韩军将东郊民巷包围，勒令交出鲍旅。各国大使推代表到南苑见韩，韩痛斥说：“这是我们中国内政，外国不得干涉，否则我们要进攻东郊民巷自行解决！”各国公使只得向冯打电话求情，最后才允许鲍旅全部缴械，徒手撤走。

韩作战有一特点，一旦破敌就穷追不舍。这次首克北京，当时各报皆称之为“飞将军”。

七月，韩任河北省政府委员。十月，第二集团军缩编，韩任暂编第一师师长，不久又改为二十师师长，回驻河南郑州。

十二月，韩任河南省主席，时年三十八岁。

（四）

韩复榘自二十岁入伍，即一直追随冯玉祥左右，历经十八年苦战，从普通一兵逐步提升为方面大员。冯韩二人的关系可谓情同父子，亲密无间。可是终于走上破裂，他们自己也受到终生影响。人们对于这一结局，曾做过各种各样的分析。有人认为韩一度“投晋”是后来分裂的原因；也有人认为是蒋介石把韩收买过去了；还有人认为是冯玉祥心胸狭窄、偏听偏信的结果。这些观点

各有所偏。在笔者看来，这还要从西北军本身来分析。西北军是冯玉祥一手建立起来的。素以善于治军著称于世的冯玉祥，在西北军中实行的是封建家长式的领导，随着西北军的迅速膨胀，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政治军事集团，冯玉祥仍靠家长式的领导和用个人感情维系对部队的控制，当然行不通了。而且西北军的各级将领多是贫苦农民出身，他们“吃粮当兵”，虽然也高喊革命口号，实际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政治信仰。随着西北军内各个“山头”愈来愈大，在领导集团内部，上下之间，彼此之间的相互猜忌也必然愈演愈烈，所以西北军的最终分崩离析，势不可免。其实，韩的脱离只不过是一场序幕而已。两年之后，那些自称对冯忠心耿耿的将领，也都纷纷相继弃冯投蒋，有的甚至还“反戈一击”。

一九二八年，韩出任河南省主席后，只掌握有自己的嫡系部队整编第二十师。一九二九年初，冯委石敬亭接任二十师师长。石与韩是老对头，这是西北军内人人皆知的，石又是冯的参谋长，常在冯的左右，他的意见对冯是有一定影响的。石敬亭一接任师长，便找借口撤换了该师第六十旅旅长赵仁泉，代之以自己的亲信李文田，在向部队训话时还说：“韩把二十师带成土匪了。”韩部大哗，韩也深受刺激。韩后来常说：“我脱离冯先生是石敬亭逼的。”

三月，蒋桂战起，冯以十三万大军归韩节制以援蒋，蒋任韩为第三路军总指挥。“第三路”之称即由此而来，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开始。韩部进至信阳，冯又令韩暂不进军，意存观望。不料桂军迅速失败，冯急命韩率部向汉口方向挺进。行至湖北孝感，蒋电韩停止前进。当时蒋、冯表面上还未破裂，韩对蒋命也不得不听。蒋又邀韩到汉口会晤，一见之下，蒋即优礼甚隆，盛赞韩北伐有功，称他是“常胜将军”。韩对此留下深刻的印象。

五月，冯策划反蒋，命驻山东、河南的西北军全部西撤。冯